



選詩卷第二

上虞劉履補註

魏詩一

三十四首

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舉  
 孝廉為郎拜騎都尉獻帝初關東州郡起兵  
 討董卓時為濟南相屯兵河內初平二年袁  
 紹表為東郡太守乘黃巾亂入據兗州為刺  
 史建安初入朝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為大  
 將軍十三年自為丞相十八年立為魏公二  
 十年進爵為王後文帝即位追謚曰武皇帝

廟號太祖

苦寒行

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按伎錄此相和歌詞清調六曲之一也  
後人或謂之北上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勿

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作北風聲正悲

能罷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如谿谷少人民雪落

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

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路作正徘徊

胡迷惑失故路薄後追各反暮無宿柰齊先行

此詩征事猶時作

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

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紉於

賦也太行山在河內按厚齋王應麟地理攷首

自孟州連亘至幽州允有八陁是為天下之脊

羊腸阪史記正義云即太行阪道也今沁州有

羊腸山石磴盤紆若羊腸然能罷皆猛獸色黃

赤相侶罷尤多力能拔樹佛鬱憂滯也東歸指

譙郡而言譙即今亳州也薄迫也斧冰謂天寒

水凍碎之以供爨也糜粥也東山詩周公既東

征述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以勞歸士者也○

此蓋武帝屯紇內時。登陟太行。遇天寒而賦之也。首言道路之險艱。次叙景物之變異。困歎吾行旅日遠。思欲一歸而不可得。末又念及征夫勞苦。迫於飢寒而不得休息也。一說水深橋絕。以比事之未濟云。○按魏武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離卷。橫槊賦詩。皆成樂章。然昭明所選。此篇之外。惟短歌而已。而西山真氏文章正宗。又不取焉。且曰杜康始釀者也。今云惟有杜康。則幾於謬矣。周公吐哺。為王室致士也。若操之致士。特為傾漢計耳。獨苦寒一篇。猶有憫勞恤下之

不他日有語曰壽命允  
壽松誰能以神仙遊  
遊世心志保已終百年  
與此人生如寄皆皆  
如此其偷世復有子  
如黎民之遠國哉

意。故錄之。時詩豈易為者哉。

魏文帝諱不字子桓。太祖長子。八歲能屬文。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稱漢禪。遂即帝位。在位七年。

善哉行四言

此亦相和歌詞之瑟調曲也。李善曰。善哉者。歎美之詞。魏明帝步出夏門行。亦

曰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群

崖与枝比氣類之目  
古以言志文帝志圖  
已荒矣不務何晏去  
獨尚繁之後出而法  
風俗衰微也

唯<sup>有</sup>崖<sup>林</sup>木<sup>有</sup>枝<sup>憂</sup>來<sup>無</sup>加<sup>人</sup>莫<sup>之</sup>知<sup>人</sup>生<sup>如</sup>寄<sup>多</sup>  
憂<sup>何</sup>為<sup>今</sup>我<sup>不</sup>樂<sup>歲</sup>日<sup>作</sup>月<sup>如</sup>馳<sup>湯</sup>湯<sup>如</sup>羊<sup>川</sup>流<sup>中</sup>  
有<sup>行</sup>舟<sup>隨</sup>波<sup>轉</sup>薄<sup>如</sup>轉<sup>有</sup>侶<sup>客</sup>游<sup>策</sup>我<sup>良</sup>馬<sup>被</sup>  
我<sup>輕</sup>裘<sup>載</sup>馳<sup>載</sup>驅<sup>聊</sup>以<sup>忘</sup>憂

賦中有興也。薇菜名。雉求匹之聲。詩云：雉之  
朝雉，尚求其匹。此鬱鬱叢密之貌。壘壘重疊貌。皆指  
高山林木而言。故下文因以起興。方定所也。湯  
湯流不息貌。轉薄回旋也。此文帝因征行勞  
苦，感物憂傷，而歌以自娛也。託言上山采薇，既

不足以療飢，而徒為風霜所侵。且物之羣動者，  
尚各求其匹侶。今我何獨遠離所親，而勞于征  
役乎？於是還望故鄉，則鬱然壘壘者，又為隔絕，  
使不可見。故其憂感之懷，反復興歎而不能已  
焉。湯湯川流以下三語，亦以申言歲月如馳，人  
生如寄之意。宜乎策馬被裘，以自遣釋也。○西  
山真氏謂此篇末意類芙蓉池。特以其中有可  
采者，故錄之。愚按芙蓉池一篇，首言乘輦夜行，  
遊道遙步西園，末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則是缺人君弘濟之度，縱一已流連之情。其不

取也宜矣。若夫驅馬出遊，聯以寫憂，亦人情所不能無者。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雜詩二首

集云：此中作下篇于卷四作

子桓不從西征集云  
能中作不從人高如也  
以篇若乃遊于建業  
痛而作言欲乃不伯  
主事而不能也

新注萬古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  
結草蟲鳴何悲，孤鴻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去綿綿思故鄉。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賦也。漫漫字通作曼長也。烈烈猶栗烈也。三五

謂星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鬱鬱積而不舒之意。○按文帝黃初五年八月，以舟師伐吳。九月，遂至廣陵。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今此詩首言秋夜北風烈烈，以至彷徨不寐，感物思歸，而有向風長歎，斷絕中腸之悲。其必位於斯時歟。下篇意亦相合。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  
吹我東南行，行行復何處。  
至吳會，外吳會非我鄉。  
安能久留滯，暫殖并置勿復陳。  
客子常畏人，此也。亭亭聳立貌。回風日飄，以喻擾亂之時。吳

秦置會稽郡治吳  
故曰吳會吳方米  
桓伯除餘地長迂  
過寇校尉使都位  
吳會乃吳與會稽  
之微

既曼于黎陽作別紀  
自稱征吳而至廣陵

魏世已作蓋歌以三  
十國之機飛動  
矣按于梁文帝而  
文武之道具于江  
陵之矣

祖秋風之七言

吳郡會稽也莊子釋文云浙江為吳會分界  
是也○此篇以浮雲自喻言由西北而至東南  
其作於廣陵無疑矣且帝實至廣陵而還此云  
至吳會者豈以伐吳欲入其地而言歟然以末  
句觀之則知其心事不遂有難以語人者故常  
畏人知也

瓊歌行七言 宋李燕歌行在善歌以前

歌錄云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按伎錄此  
相和歌詞之平調曲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

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  
為淹留寄他方賤妾榮華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  
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  
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  
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賦而兼比也蕭瑟寒涼之意慊慊心有所不足  
也榮華獨也援引也爾本指二星而實自謂也  
辜之為言故也○此婦人思其君子遠行不歸  
之詞豈帝為中即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  
意而作歟然不可考矣其曰慊慊思歸者意其

必然之詞。何為淹留者。又怪而問之之詞也。憂來而不敢忘。微嗟而不能長。則可見其情義之正。詞氣之柔。至如牽牛織女而下。因賦所見。而反以自況。含蓄無窮之思焉。

曹植字子建。太祖子。文帝同母弟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尋徙封臨菑。文帝即位。命諸侯竝就國。黃初二年。貶安鄉侯。改封鄆。繡城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封陳王。薨年四十一。謚曰思。

朔風詩四言五章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賦也。魏都在鄴郡。即相州也。文帝雖已遷都洛陽。又以鄴為王業之本基。故常往來聽治。皆為皇都焉。代。冀北郡名。其地多產良馬。凱風。南方之風。永。遠也。南夷曰蠻。○文帝多猜忌。諸昆弟各就藩國。不得以時朝謁。黃初四年。子建始得自雍立入朝。上責躬詩。是時待遇禮甚傲。法甚峻。既而與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款叙不許。遂



憤惋而別。此詩必還雍丘後作。故此章首懷魏都而兼思兄弟之國。按魏志是年彪為吳王。故稱蠻方也。

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替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

賦也。代謝謂更替退去也。懸景猶云懸象。日月星辰也。俯仰言不多時也。脫忽然之詞。遷謂自鄆城徙至雍丘。旋謂自京都還至國也。希通作稀。止語詞。此因時物之變而知氣運漸周。別離易久也。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管我同袍。今未乖別。

賦也。八尺曰仞。天阻猶言天險。千仞天阻皆指山之高險而言。載則也。離猶言歷也。同袍謂兄弟也。言登高陟險。遠就封國。如蓬隨風飄。歷歲不返。且山之高險。尚可踰越。而不以為難。何兄弟同袍之親。乃致阻絕而不得見邪。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賦而比也。子爾君皆指文帝。子建性簡易。不

蕭以秋韻可以  
喻言桂以冬榮  
可以喻性

治威儀不尚華靡。惟任性而行。文帝往往御之  
以術。矯情自飾。宜其所好有不同者。是以邪媚  
日進。親愛愈疎。故借芳草為喻。而言此等不足以  
持久也。且謂君不垂愛於我。又豈知我之心。而  
許其為誠哉。然誠偽易辨。譬彼秋蘭雖芳。不若  
桂樹之後凋也。

弦歌蕩思。鞞誰與消憂。臨川暮思。何為鞞泛舟。豈  
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音遊 又人  
賦而比也。蕩思謂蕩滌情思。可以消憂也。何為  
猶言誰與鄰。如論語言德必有鄰之鄰。謂可親

比之人也。榜人船長。主倡聲而歌者。○此章反  
覆申言懷戀之情。以為與之游者。既非所親。則  
雖有絃歌亦不足以解憂。必也兄弟既翕。而後  
和樂且湛。故又臨川暮思。亦欲泛舟以相從。然  
無榜人倡聲以進之。則亦無如之何矣。蓋上眷  
之不垂。下誠之不通。皆係乎無人為之。維持調  
護耳。託意深遠。讀者宜詳味之。

雜詩六首

此六篇並托喻傷感。朋友道絕。賢人為人所棄。別京  
以後在郢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  
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游。過庭

相日喻君  
孤雁喻兄弟垂隔  
言山間寒慶吊  
不念也

長哀唸。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翮  
翮傷我心。

比也。悲風陰慘之風。朝日非大明之日也。北林  
陰翳之地。之子自謂也。迴寥遠也。方舟徐錯日  
今之舫也。謂併兩船而竝之。故大夫方舟士則  
特舟而已。任堪也。翹舉首貌。遠人指君而言。○  
子建遠處藩邦。兄弟乖隔。而情念不得以通。故  
賦此詩。言高臺悲風朝日。北林以比朝廷氣象  
陰慘。遠君子而近小人也。由小人之讒蔽日深。  
故兄弟之乖離日遠。如江湖萬里。方舟安可極。

乎。夫既失愛於兄。而常責躬自悼。正猶孤鴈之  
失羣而哀鳴也。故因其過庭欲就。託遺音以達  
之於彼。庶其能感悟焉。而形影忽已不見。則使  
我心翮翮下之。而至於憂傷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  
中。高高上。躡掌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  
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  
姪。字。沉。憂。令人老。

比也。蓬陸佃埤雅云。草之不理者。葉散生。遇風  
輒援而旋。褐毛布賤者之服也。藿豆葉可為羹。

充猶飽也沉溺也。○此篇歎身世之飄轉有類於蓬。故賦之以自比也。蓋久在遠外。政如蓬離本根。一得入朝京都。如遇回飈吹入雲中。自謂天路之可窮矣。及乎終不見用。轉致零落。乃知高高無極。不可企及。反類遊客從戎。而有飢寒之苦者。是則且宜安於時命。去去勿言。而不至溺於憂傷也。此與本傳所載吁嗟此轉蓬一篇詞意實相表裏。

西北有織婦綺縞反老何續紉反明晨秉機杼日昊不成文叶微反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

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遶樹翔噉噉暗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比也。繒之精白者曰縞。續紛飄動貌。太息大聲歎也。嘯感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也。噉噉呼嘯之貌。南流景謂日也。○此自言才華之美。而君不見用。如空閨織婦。服飾既盛。而良人從軍。久而不歸者也。然則雖秉機杼。實何心於効功。惟終夜悲歎而已。至於感鳴鳥之索羣。則其願見之心。為何如哉。張銑曰。日光遠近皆同人無不

本漢有游女故曰南國

見故願託為此馳往見君以自明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

北時俗薄朱顏誰為鞿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

難久恃

比也止渚也發皓齒者謂與之言笑也一說誰

肯啓齒為結姻好之言也榮耀即榮華之美也

○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遊息間散之

地不見顧重於當世將恐時移歲改功業未建

遂湮沒而無聞焉故借佳人為喻以自傷也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

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

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

赴國憂

賦而兼比也嚴整肅也之往也東路指齊地本

已屬魏由從也行也介側畔也楚詞云哀江介

之悲風淮泗二水名悲風急流皆以喻擾亂之

象輕便捷貌赴趨就之也○此言殉國之志如

此惜無兵權以遂所施也

飛觀臺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

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叶夷國鮮亮不塞

一補言二  
十三  
則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叶輸  
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賦也。觀門闕飛樓也。三輔黃圖云。登之可以遠  
觀。故謂之觀。御猶憑也。櫺軒。櫺也。徐錯曰。今闌  
楯下為橫櫺。以板為之。曰軒。通名曰櫺。烈士剛  
正之士。自謂也。媮苟且也。塞猶杜絕也。元首也。  
喪元。謂赴戰鬪而死。拊。按也。西南。指蜀而言。太  
山。與吳接境。故思欲赴彼。以鎮禦之。李善引責  
躬詩。願蒙失石。建旗東嶽是也。○此因登高望  
遠。感而多悲。惟常以二方未克為念。願捐軀以

報國。是以目瞻西蜀。心想東吳。而此志不遂。無  
以舒吾憤激之懷。且如絃之急者。其發聲也悲。  
則我之出言也。自不能不慷慨耳。

七哀詩

七哀。呂向曰。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  
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  
哀。未詳何據。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叶胡上有愁思去。婦悲  
歎有餘哀。叶來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徒。浪子妻。叶  
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叶先君若清路塵。妾

若濁水泥。斯既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斯絃願  
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叶胡君懷良不開。斯反絃願  
妾當何依。

此也。宏義與蕩同。清路猶言亨衢。事遂曰諧。○  
子建與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異勢。不相親  
與。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慮之也。其首言  
月光徘徊者。喻文帝恩澤流布之盛。以發下文  
獨不見及之意焉。此篇亦知在雍丘所作。故有  
願為西南風之語。按雍丘即今汴梁之陳留縣。  
當魏都西南云。

贈白馬王彪七章

按魏志彪字朱虎。太祖子。子建弟也。黃  
初三年封吳王。七年徙封白馬。太和六  
年改封楚王。後坐罪自殺。

謁帝承明廬。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  
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  
路長。廣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賦也。承明廬禁中寓直之所。漢武帝賜嚴助書  
云。君厭承明之廬。舊疆所封雍丘也。皇邑以山  
川考之。指洛陽也。首陽山名。在今河南府偃師。

縣陸璣云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按此非夷  
齊所居之首陽也伊洛二水名同流至滎澤入  
于河○子建在黃初四年五月入朝與諸王俱  
會于洛陽時任城威王彰暴薨既懷友于之痛  
七月即與白馬王還國而監國使者灌均等又  
不許同路止宿遂憤怨賦此而別此章言初離  
皇邑而瞻戀之情不能已也

大谷何家廟山樹鬱蒼○霖雨泥黠我塗○流潦浩  
縱橫叶胡反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坂造雲日  
我馬玄以黃

賦也大谷東路所經行之山谷也李善作大谷  
引東都賦註在洛陽西南者非是雨三日以上  
為霖按魏志是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泥濘也  
大雨漲水曰潦塗方九軌謂之達軌轍迹也山  
脊曰岡坂通作阪造雲日言其高也玄黃馬病  
而變色也○既逾洛川乃舍舟而車雨潦泥塗  
則其登陟艱者可知矣章首疑脫二句如下章  
承上起下之詞不然何獨簡短若此耶  
玄黃猶能進我思去聲鬱以紆鬱紆將何念難辭親  
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借中更平聲不克俱鳴衡



輒豺狼當路。衢蒼蠅問。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賦而比。又興也。事變其初。日中更鳴。梟惡聲之。鳥鳴則為妖。衡轅耑橫木。即所謂車輒也。豺狼二獸相類。狀如犬。性能害物。蹊徑路。轡馬韁也。○言兄弟親愛。本由天性。多為讒佞所間。遂致乖離。夫小人進。纒於君側。猶鴟梟鳴於車前。豺狼之當通道。故以為比。所謂蒼蠅之汚。能變白黑。讒巧之言。能令親踈。此則興也。大槩為文帝信讒不克與借。故其憂思鬱紆。不特為別彪而

言。觀其欲還無蹊一語。可見矣。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賦也。蕭條草木衰落貌。匿藏也。厲猶振起也。遑暇也。○方將自釋。而又感物如此。是則索群之念。雖切而歸赴之程。莫稽。安得不傷懷而太息也夫。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柰何念同生。一往形不

歸孤魂翔故域魏志桐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已  
過亡歿身自衰符緒錯反四人生處一世去若朝  
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  
下打夜反令心悲

賊也同生同母見威王故域威王所封任城也  
桑榆間指日薄暮之景以喻人之將老也咄咄  
大驚歎聲○此章雖以志願之違委諸天命然  
又痛威王之暴薨歎存者之不久於世則於親  
愛離居念愈切而心愈悲矣  
心悲動我神弃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

辛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扶運日親何必同衾  
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疾反無乃兒女仁倉卒  
殮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賦也心之靈曰神比近也分謂情義厚薄之等  
分衾被也幬單帳也一說當任禡禪被也詩云  
抱衾與裯此蓋用漢姜肱兄弟共被而卧之義  
展猶申也疾病也兒女仁猶韓信所謂婦人之  
仁倉卒急遽之間○此章與白馬王將別乃言  
相親在心而不在跡誠能萬里不忘猶同被也  
憂思成疾徒自若耳蓋雖用以自遣然於倉卒

之間骨肉分離亦終不能忘情也。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求無會。執手將何時。玉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賦也。虛無謂老莊之道。松子列仙傳云。神農時雨師赤松子也。變故謂禍難不測之事。持執留也。玉體愛重之稱。黃髮老人髮既白而變黃也。○又於臨別而言人之壽夭固不可測。神仙虛無自不足信。變故須臾誰能久於世者。未知此

去會面何時。惟相與勸勉頌禱。收淚賦詩以別。觀其情詞悲歎。可以見其友愛之篤也。○劉克莊曰。子建於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且責躬上表。而不敢廢恭順之禮。卒以此自全。此詩在於諸王凜凜不自保之時。而其憂傷慷慨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問白黑。讒巧令親疎。蓋為灌均董發。終無一豪怨尤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為法。

贈徐幹

按魏志。幹字偉長。北海人。嘗為司徒軍

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後除上艾長以疾不行著中論二十餘篇建安二十二年卒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榭反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叶志士葉著世業小人亦不問聖叶反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叶反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疾激橋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微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廉既有悲心與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已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王璠

美積久德愈宣親交美我在敦申章復何言

比中有興也圓景月也世業謂當世之功業文昌魏都殿名鬱鬱然高起貌迎風觀名鳩鵲也天陰則逐婦或目為背義之鳥激自下而上衝也蓬室士指徐幹興文言其慷慨悲懷發為文章也和氏楚人卞和得璞玉楚山中因獻楚王王以為詐而刖其足彈冠謂振去其塵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蓋喜其必相薦達也璵璠玉之美者宣明著也敦厚也○此子建閔偉長遭世運之未亨而不究於用姑勉之以待時也

言驚風飄日。忽歸西山。以比董卓作亂。獻帝播遷。漢室由此而傾也。圓景未滿而衆星繁。以比魏之基業未集。而一時群臣已翕然輔佐之。當是時。有志之士。以及卑下之人。莫不各有所營。而無閒居者焉。我亦聊且乘時出遊。其間觀夫宮殿臺觀。巍然中天。可見魏都氣象之有成矣。然其所用之人。或有邪佞上厠。如鳩鳥之鳴棟。姦風之激檻。乃使有德之士。困處蓬室。飢寒呻吟。有足憐者。且如寶之見棄。將怨誰。和氏誠欲獻之。則亦反受其罪。此又興彈冠以俟知己之薦。而知己之人。亦莫不見疑於君。而不自遂也。然德之厚者。雖晚成。其器必大。亦猶田之沃者。雖晚熟。其穫必豐。蓋蘊美於中。積久而愈著。未有不際遇者。故以此勸之。未又謂其且當益敦親愛之義。我但申意於詩章。夫復何言。詳此則子建亦不得志於斯時。其所望於晚成者。又豈可以常情測哉。

贈丁儀

按魏略儀字正禮沛郡人初太祖欲以愛女妻之以目眇為五官將所沮及辟

為掾與論議嘉其才朗悔不與女太祖  
又嘗欲立植為嗣儀及弟廙黜數共贊  
之後遂為太子所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消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  
閣朝雲下歸山霖雨成川畢斗達黍稷委疇隴農  
夫安所獲郭黃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  
禦冬安念無衣客各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約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此也依猶著也王除殿階也狐白狐腋下皮白  
可為裘者禦當也延陵子吳季札也將西聘晉

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心欲之季子為  
有上國之事未獻而心許之及反則徐君已死  
乃解劍掛其墓樹而去○此詩大意與贈徐幹  
篇畧同言涼氣初發庭樹銷落以喻天下肇亂  
漸見迫奪至于霜依玉除風飄飛閣則漢室危  
矣雲不歸山霖雨成川又以比諸豪之不肯匡  
輔本朝各據一方是以兵戈日闢流毒日深而  
生民之失利從可知焉當是時儀居負賤無能  
憐念之者故又言人之常情在貴者多忘賤衣  
暖者不恤寒然我思慕延陵季子之義彼但一

見徐君尚不惜寶劍而遂其所欲於既死况我  
與子親交素厚豈不能振拔爾乎其言子寧爾  
心者則所以慰之之意深矣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去聲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  
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  
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義  
和逝不留重平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  
念自使懷百憂

賦而比也義和日御也○仲宣因西京擾亂乃

之荆州依劉表以其貌寢體弱通悅而不甚重  
及表卒勸其子琮歸太祖則是仲宣固有思魏  
之心矣是時子建寄贈此詩託言西遊見池中  
有孤鴛鴦哀鳴而求侶者我願執之而不可得  
至於欲歸忘道顧望懷愁蓋深惜其無所依歸  
而思念之情切焉悲風鳴而義和不留亦以喻  
漢社之速去而重陰潤物則以比太祖德澤之  
廣被言此又以勸其歸魏而勉使勿憂也或謂  
太祖名為輔漢而實有傾漢之志此言澤周萬  
物者得不害於義乎愚謂子建既無泰伯至德

能不從而逃則惟恭父之命而已。或者之議其亦充類至義之盡之意歟。

又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皓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賦也。函谷關名在陝州靈寶縣。路由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西京長安也。涇渭二水名。涇濁

渭清既合流。則清濁益分。負闕門觀之制。下方而上圓也。承露仙掌銅盤也。在建章宮。神明臺上一云在甘泉宮。通天臺詳見三輔黃圖。槩平斗斛器。言露盤高擎。其狀似之。泰清謂天也。皇佐謂太祖為漢丞相。權家。兵家也。孫子兵法云。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君子指儀粲時俱為丞相。掾。真正也。可法之謂則。可常之謂經。○建安二十年。太祖西征張魯。而子建從之。因歷覽西都城闕之壯麗。喜見太祖用兵之神速。惜乎二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職。而頌歌太祖之德聲。



故贈是詩。以規勉焉。考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  
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劉公幹詩亦云。替我從元  
后。整駕至南鄉。是時漢帝尚存。其尊太祖皆已  
如此。今子建猶以皇佐稱之。特異二子。蓋此詩  
可謂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盡朋友之道者矣。

送應氏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  
霜。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  
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  
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反至翼

鳥施翮起高翔

賦也。我親之之詞。昵日相近者。水北曰陽。中饋  
婦人居中所主之饋饌。望期望也。苦猶甚也。長  
亦遠也。比翼鳥生南方。結習國狀如鳧。青赤色  
一目一翼。必二鳥相兼乃飛。故又名鷦。見爾雅  
及山海經。施加也。○此詩文選本有二首。劉良  
以為送應瑒兄弟也。今考其前篇。既傷洛陽被  
焚。荆棘荒穢。則清時之難得可知。後言遊子久  
不歸。念我平生居。則嘉會之不常又可知矣。故  
於此歎人生之脆促。願得常相歡洽。而今親友

遠遊北方。則其情念當何如哉。於其行也。所親之人。莫不出餞。而我之所具。豈獨薄於眾人。奈何離別傷懷。而賓飲不能盡觴也。然我於爾。情愛既至。期望甚深。今乃使之不諧所志。而有遠離之苦。豈不愧於中乎。故特願為比翼之鳥。相輔高飛。以副吾之所望焉。詳此。豈子建為平原侯時。瑒為庶子。心親義密。其於送別。殆不自知其詞之切至歟。

三良詩

按春秋左氏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

三子奄息仲行殽鉞其廉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後人亦因而詠歌焉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於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先叶財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叶胡誰言捐軀易終身誠獨難沿叶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叶反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旋音黃鳥為去悲鳴哀哉傷肺肝天叶經

賦也安心所樂也下世猶言沒世殘亦害也等同也攬者以手將去之也。此哀三良之不得

其死也。言功名不可以強為。惟於忠義所在。乃  
吾心之所安也。且秦穆既死。彼三臣者。皆以身  
殉。徒自害耳。蓋臣之於君。生既同榮。死則同患。  
固其理也。人但言捐軀報國。不以為難。然究其  
所以殺身者。必欲當理而合乎忠義。使中心安  
焉。無所疑惑。則誠獨不易矣。今三良之就死。乃  
不顧其非禮。而曲從君命。此豈安於忠義者哉。  
是以不免臨穴悲歎。而有惴慄之意。故下文特  
為之哀惜也。○嘗考黃鳥一詩。刺穆公以人從  
死。哀三良之莫贖。而三良之所以為良。不過曰

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禦而已。後之人乃  
從而稱美之。如王仲宣則曰。臨沒要之死。安得  
不相隨。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陶靖節亦曰。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固惟疑。投義志  
攸希。是皆許其死之當美。然魏武子疾病。欲以  
妾為殉。其子顛以亂命不從。左氏傳陳乾昔督將  
死。欲使二婢夾我。其子尊已。以殉葬非禮。弗果。  
殺檀弓以此觀之。則三良之殉。又烏得而許之耶。  
獨子建此篇。持論公正。誠有補於世教。詠史者  
宜取法焉。或曰穆公遺命於前。康公驅迫於後。

為三良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授命於康公之前。豈不為得其所哉。

箜篌引

箜篌樂器名。其狀如琴。按史記封禪書及漢郊祀志皆云武帝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作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調造。此故吳兢樂府解題謂其因姓而得名。今考諸家韻書字皆從竹。未詳何自引曲也。此曲乃相和歌詞六引之一。即所

高殿猶其堂

此種詩聖于文  
帝者也

謂公無渡河也。詳見崔豹古今注。又按樂府集有箜篌謠與引不同。大略言結交當有始終。今子建所作殆亦此意。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一耕百年忽我道。生華屋處。壯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賦也。豐膳盛饌也。宰屠也。箏蒙恬所造。故曰秦箏。瑟本伏羲所作。齊國臨淄之民無不習之。賦蘇秦故稱齊瑟。陽阿主家學歌舞。又云成帝過陽阿主作樂奏進也。名謳善歌者之稱庶羞。諸牲肉之有滋味者。周禮亨人疏謂牛羊豕調以五味。盛於豆者謂之庶羞。千金壽謂燕賓之時。復舉千金為壽。猶鹿鳴承筐是將之意。萬年頌禱之詞。詩云君子萬年義所尤者。言於義為有罪也。磬折足恭之貌。言其曲躬如磬之折也。迺迫

也。零落猶言殂落。○此蓋子建既封為王之後。燕享賓親而作是曲。故言置酒高殿而極陳烹宰膳羞之豐。聲樂獻酬之盛矣。而又謂親交之義。但當久要不忘。始終如一。何乃過為謙卑。若有所求而然耶。此可見其雖處富貴而能以義下交於人。寬裕愷悌。有以勸其開懷盡歡也。篇末復言歲不我與。終歸於盡。順受其正。亦復何憂。特以申其相勸之義。而於待賓之情意益勤至矣。

美女篇

幽風之采桑者也  
公子之好以爲此

廣雅曰珊瑚珠也  
上云以珠爲玉飾則  
當注廣雅

持靜女俟我于城隅  
信言以高而不可踰  
不惟才身又托  
左執藩籬若出酒  
難于上通宜反見

遺也

推求自試而不  
故又言也

按樂錄名都美女皆以篇首二字為名  
竝雜曲歌詞之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對何采桑岐路西閒蕭前反一作柔

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暗素手皓腕約金

環刺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玕明珠交玉

體珊瑚間詰木難那羅衣何飄飄飄作輕裾隨

風還旋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陵行徒用息

駕休者以忘餐遂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都

反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

不希令顏堅反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夏反於佳

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韻重叶眾人徒嗷嗷安知

彼所觀叶反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叶反

比也妖少好貌閑雅也道二達謂之岐攘袖猶

今人言將臂也約纏繞也環通作環釧也珊瑚

侶琅玕紅潤如玉可為珠生南國海底盤石上

木難珠名色黃生東夷又南越志云金翅鳥沫

所成碧色珠也衣之裔曰裾端發首處結猶構

也安置也良猶甚也嗷教衆口喧雜之聲彼指

佳人實自謂也○子建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

名乃不克遂雖授爵封而其心猶為不仕故託

處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其言妖閑皓素以喻才質之美。服飾珍麗以比已德之盛。至於文采外著。芳譽日流。而為衆所希慕如此。况謂居青樓高門。近城南而臨大路。則非踈遠而難知者。何為見弃。不以時而幣聘之乎。其實為君所忌。不得親用。今但歸咎於媒薦之人。蓋不敢斥言也。且古之賢者。必擇有道之邦。然後入仕。猶佳人之擇配。而慕夫高義者焉。惟子建以魏室至親。義當與國同其休戚。雖欲它求。其可得乎。此所以為求賢獨難。而其所見。亦豈衆人所能知哉。

夫盛年不嫁。將恐失時。故惟中夜長歎而已。孟子所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其子建之謂歟。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天叶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天叶洽鳴鏑。長驅上南山。叶輪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晏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膳好充胎。鯪炮鼈炙熊蹯。音頰叶鳴云傳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渠六壤。巧捷惟萬

馳騁宗本作騁

凡鳥獸本字曰禽

侶中本非旅

言不能重切者于  
此昂而後流裁以  
須老而可嘆身

端音。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對。晉。雲。散。還。城。  
邑。清。晨。復。來。還。旋音

賦也。闢鷄春秋時已有此戲。至魏俗尤盛。按鄴都故事。明帝太和中。築闢鷄臺。楸梓屬古者道傍多植之。捷與挿同。鳴鏑。漢書匈奴冒頓音墨。作為鳴鏑。音義云。如今之鳴箭也。挽引也。縱亦發也。收獲飛走皆謂之禽。展盡施也。接迎射之也。烏鴟類。衆工善射之徒。歸許與也。妍好也。即詩所謂揖我謂我儂之意。平樂觀名倡優所居。凡魚肉之腥。聃而切之為膾。膾少汁臠也。胎鰕

謂有胎在腹者。炮亦炙也。熊蹯即熊掌也。鳴猶命也。嘯亦呼集之聲。連翩更續。輕捷之貌。鞠以韋為毬。可蹴戲。一說擊鞠。今之打毬也。壤按藝經及周處風土記。以木為之。寬廣後銳。其形如履。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地。而遙以一壤擊之。中者為上部。○子建見京城之士女。佩服盛麗。相與遊戲于郭外。而騁其射藝之精。極其宴技之樂。惟日不足。不自知其為非。故賦此以刺之也。

怨歌行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叶如忠信事不顯。乃有  
暗見疑患。叶胡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叶如推  
吐。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叶悅待罪居東國。泣  
涕當留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叶胡拔木偃  
秋稼。天威不可干。叶經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  
如。鄰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叶佳吾欲竟此曲。  
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賦也。患惡也。金縢藏書之匱。以金緘之也。周公  
嘗以代武王死之冊。納于其中。因以為書篇名。  
刊削也不刊者。磨削不去之意。二叔管蔡也。流

言謂播為中傷之言。如水之流注也。居東本東  
征。今日待罪者。承鄭玄避居之說。亦作詩者自  
謙之辭也。留連猶言留滯。端事之萌也。旦周公  
名其事始末。且金縢篇竟終也。○子建在雍丘  
時。常自憎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明  
帝既不報。及徙東阿。復上疏言禁錮明時。兄弟  
乖絕。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願入侍左右。承答聖  
問。其年冬。詔諸王朝。此詩之作。其在入朝之後。  
燕享之時乎。子建於明帝為叔父。故借周公之  
事。陳古以諷今。庶其有感焉。惜乎終不見信。雖

復加封於陳亦隆獎虛名而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  
遷因徙居長安時年十七蔡中郎嘗見而奇  
之倒屣出迎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皆不就  
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  
爵關內侯後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

七哀詩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叶胡反復奔中國去委作  
遠身適荆蠻叶眉反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叶普反

子連 公滋 活  
即希氣 侍燕 帶道 苑 在 都 吳 以 心  
子連 情 活 卷 吳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叶魚反路有飢婦人抱子

弃草間叶天反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叶音反未知身

相完叶奉反驅馬奔之去不忍聽此言

陵岸回首望長安叶於反悟彼下泉人

叶然傷心叶天反月叶經反

賦也亂無象春秋傳註云國無道則禍亂生初

無形象之可知也豺虎喻作亂之人遘與構同

患禍也揮涕不還謂婦人但自揮涕而去不復

顧其子之號泣也霸陵漢文帝陵名在灊水之

上下泉人謂賦下泉之詩而思念周京之治者

復加封於陳亦隆獎虛名而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  
遷因徙居長安時年十七蔡中郎嘗見而奇  
之倒屣出迎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皆不就  
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  
爵關內侯後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

七哀詩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叶胡反復奔中國去委作  
遠身適荆蠻叶眉反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叶普反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叶魚反路有飢婦人抱子  
弄草間叶經反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音旋未知身  
死處何能兩相完叶胡反驅馬奔之去不忍聽此言  
對颯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叶於反悟彼下泉人  
喟然傷心肝叶經反

賦也亂無象春秋傳註云國無道則禍亂生初  
無形象之可知也豺虎喻作亂之人遘與構同  
患禍也揮涕不還謂婦人但自揮涕而去不復  
顧其子之號泣也霸陵漢文帝陵名在灊水之  
上下泉人謂賦下泉之詩而思念周京之治者

也。○仲宣以西京肇亂，既不就仕，而又避地荆楚。因道塗所見，感彼在晉遭亂思治之人，哀而作是詩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去聲壯難任。

賦而比也。滯淫字出國語，淫亦久也。逆流而上曰泝，餘暎斜暉也。迅疾攝整壯益也。○此篇因

久淹荆土，感物興哀而作。其言日暮餘暎以喻漢祚之微，延巖阿增陰以比僭亂之益盛。當此之時，或奔趨以附勢，或戀闕以徘徊，亦猶狐狸各馳赴穴而飛鳥尚翔故林也。又况波響猿吟風淒露冷，其氣象蕭索如此。因念久客羈栖，何有終極，則憂思至此，愈不可禁矣。

雜詩

雜者不拘流例，過物即言，故云雜也。

日暮遊西園，冀寫<sup>一</sup>雜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褰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sup>一</sup>爾形。風颺揚塵起，

物猶也  
風颺二句  
禮而獻帝  
也

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賦而比也。懷春謂鳥感春氣而思儔匹也。披衣曰褰衽。衣襟也。○此蓋仲宣在荊州時。因曹子建寄贈而以是答之。故其詞意終篇相合。所謂特鳥喻子建也。向我鳴者。謂其贈詩以相勸也。風揚塵而白日冥。亦以喻天道之變革。至於託夢通誠。此可見其羈旅憂思之際。感子建之情。念而歸魏之心。已決然矣。

詠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黯臨沒要讀如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去蒼天。涕下去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任哀詩。至今聲不虧。

賦也。此言量也不訾。言不可為量也。垂邊也。綆汲井索。縻謂連繫不絕也。劇甚虧絕也。○其說已具。曹子建三良詩。仲宣此篇。抑揚太過。有可議者。然首四句。自是正論。今姑錄之。呂向謂魏太

祖好誅殺賢良。故仲宣託此以諷焉。意或近之。  
劉禎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太  
子。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  
衆人咸伏。禎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罪。減  
死。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贈從弟三者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荻葉紛  
擾。溺<sub>格反</sub>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  
懿此出深澤。

此也。汎汎水流貌。磷磷水清而石見也。蘋藻皆

水草名。可為菹。擾溺水中汎動之貌。薦羞皆進  
獻也。懿美也。○公幹之從弟。蓋能守志勵操。不  
苟進取。故贈是詩。以嘉勉焉。此篇言石在水中。  
磷磷可見。以喻人之藏脩於世。不容自隱。蘋藻  
溺於水石之間。采之可以薦宗廟。羞嘉客。以此  
從弟之賢才。困厄於時。有能薦諸朝廷。可以匡  
輔明君矣。且才美可用。如園葵者。亦豈無之。殆  
不若得此潛韞待價之士。如蘋藻之生於深澤  
者。尤為可貴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

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

比也。瑟瑟風聲也。慘悽寒氣盛也。罹遭凝嚴也。○此以喻從弟遭時多艱。雖處困窮而特立不撓。蓋其本性然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若。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比也。鳳凰南方靈鳥為王者之嘉瑞。非竹實不食。厭足也。猶快慊也。凌上干也。紫氛近天之氣。

即紫霄也。來儀謂來見而有威儀也。虞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須待也。○此亦以比從弟之動止不苟。羞與當世羣小同處。故寧不辭勤苦而高舉遠遁。且又必其待時而後出也。初言蘋藻可充薦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節操之堅。而末章復以儀鳳期之。則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如此為其弟者。可不感念于中。而勉其所未至哉。

雜詩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矧於沉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

人不當似晉人之憂  
舊坐羈鞅官領  
讀此詩以目之  
北窓也涼風也

所後公特有逸氣  
于此見之

高且遊觀叶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  
安得肅叶羽從爾浮波瀾  
賦也填委猶言積壓也文墨謂案牘消散零亂

也馳翰走筆也日過中曰晷日晚曰晏領錄也  
謂以文簿記錄之也回回謂心緒縈亂也含包  
容不溢之貌鳧野鶩肅叶飛而整疾也○此必  
公翰翰作之時所賦故言文墨簿領之繁馳翰  
勞苦而至於沉迷昏亂或且釋此出遊見水中  
之鳧鴈而歎不能如彼之浮遊也蓋其失於敬  
身自底于此讀者可不懲創乎哉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漢司隸校尉奉之孫泰  
山太守劬之從子也魏太祖辟為丞相掾屬  
轉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  
二年卒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建章臺按魏志無此臺名未詳何所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

正徘徊叶胡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栖往春

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

頽叶徒常恐傷肌骨身墮沉黃泥叶年簡珠墮沙



石。何能中自誥。叶反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叶

宜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叶反公子敬愛客。樂

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

示子非所宜。且為去聲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

爾位。以副飢渴懷。叶反

此也。塞門鴈門也。其地多寒草皆紫色。又謂之

紫塞。山南曰陽。今衡山之陽有回鴈峰。鴈至此

不過。遇春而回。簡大諧合陵并也。伸眉謂舒其

愁態。何階謂無梯媒之可緣也。暢充洽貌。存恤

問也。副稱也。飢渴懷謂有所傾望。如飢渴之懷

飲食也。○德璉既遭亂離。有志弗遂。而此詩蓋

作於朔方遠回之初。夫領文學之日。乃偕旅鴈

以自喻。言哀鳴雲中。斂翼而徘徊。殆將投暄暖

之地而栖止焉。然向者流離轉徙。經涉艱苦。則

毛羽日至。摧損每恐失身於汙濁卑賤之流。如

以大珠雜於沙石。豈能與之諧處乎。故欲乘雲

雨之會。洗濯其翼。奮飛於天衢之上。而不可得

今既得侍公子宴集之歡。復蒙顧盼存慰如此。

豈小子所宜承此哉。於是且當為之盡醉。以奉

主人愛賓之情意。然必祝其凡百敬恭爾位。則

福祿永綏以副我傾慕之懷也。○愚謂公譙有詩尚矣。在建安間。如平原侯。王侍中。劉文學。諸作。蓋所謂傑然者也。然其詞藻有餘。理義不足。或放志以流連。或傾情而取悅。今皆不錄。惟德璉於飄薄羈寓之中。預富貴宴酬之樂。而能以敬位一語為獻。豈易得哉。

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更造魏樂府十二曲。官至侍中。尚書。光祿勳。

挽歌詩

五言。人不難自殺。乃至不敢與耶。奈何。小人。之腹量。君子

李周翰曰。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

風俗通義言漢末時京師實昏嘉會皆作魁槿

送英歌曲示必死  
莊子亦有佛禪之  
文司馬統統統統  
外極索也福歌  
也  
按虞淵謂死殯  
將虞王歌此為  
得本意也

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可叶反阻

賦也虞淵日沒處也懸車喻日入之候淮南子曰日南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謂天地生成之妙用稍漸也行從此也○此詩之意謂死生者晝夜之道也夫日出于暘谷至虞淵則淪沒于地下人之有生至老必死是皆一定之理誰能離於此哉世有營營而不知止者觀此亦可以深警矣

選詩卷第二

